



文苑傳第七十上

范曄 侯漢書八十卷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杜篤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

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篤少博學

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

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

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誅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
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
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口韓詩外傳曰知者知臣所欲
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也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
行儉於亳帝王紀曰殷庚以狀許可北迫近山川自祖辛
嗟相怒不效乃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薨土遭時
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
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
易淮南子曰武王克商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
其貢職者謂秦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
我我難也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

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

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

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婁敬說高祖都或知而不

從父都境垆謂光武父都洛陽也境垆薄地也前書張良

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

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

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

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北

排閭闔入函谷閭闔天門也函谷故關觀院於峭崿

圖險於隴蜀圖猶規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

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

懷祖之恩也喟乎以思諸夏之隆喟歎遂天旋雲遊造

舟于渭北抗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

或謂舟為航說文抗字在方部今千乘方輟萬騎駢羅衍

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而度也楚瘞后土瘞

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禮郊交在郊地之郊

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太駕宮大駕

林傳大駕宮即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長

外城門東面北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澗西望昆明

比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規龍首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

字從木規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而謂光

武現模而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

反拒也以恐西都置關所客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汙固不

容夫吞舟培井培小也莊子曰培井之蛙潢汙滄水也吞

魚之且洛邑之溇澹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

小貌也溇音天鼎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

曰國之利器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

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喻曰昔

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奔以并兼桀

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及桀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

後漢傳七十一

士為

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

子斬之故曰白蛇又曰后日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

秦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踏滄海跨崑崙揚

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劉敬建

策初都長安解元班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

守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賤人以農桑

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

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

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

不可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

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

馬之域數至邊境頓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校平城之

誰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遂命票騎將軍也勤任衛

青霍去病大將軍勇惟雁鳥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也

揚賦曰疾深之凶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席卷漠

北叩勒祁連漠沙漠也橫分單于屠裂百

蠻之摠稱也燒芻帳布也繫闕氏虜于妻燔康居灰珍奇

康居西城國雅鳴鏑鏑箭也釘鹿羆羆音離

也居音渠鏑箭也也

受美書下上

土焉

也

也

也

鹿蠡三前也書作谷蠡馬也阮岸獲昆彌彌國也虜儼依也字書依音真

字書無徵字諸家並曰數依為粟讀西域國名區累廬馬

宛馬出大宛國名汗血馬韃馬是馱馬也馱音馱音蹄拓地萬里

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并域屬國

一郡領方以并西域一郡部領西方也立侯隅北建護西羌

揚雄解嘲曰而北一侯孟康注云敦煌也搖驅氏棘家狼邛

柁捶擊也寥狼猶擊也也東擁烏桓蹂躪歲豹字書靡亦

云摩滅也也蹂踐也也南羈鈞町水劔強越西羈係也鈞町

劔謂戈船將軍等下水也殘夷文身海波沐血穀梁傳曰越

沫血水郡縣日南漂繁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

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繁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

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驪

去長安七千三百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劔曰東南一

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也連緩耳瑣題耳緩下

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離題交趾鄭玄注曰謂推

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天督即天筑牽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玳郭義

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玳瑁於是

兗裘褐之域同兗挹婁之屬也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

俗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橋上也方言

射狖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狀也非夫大漢之盛

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

後漢傳七十一

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

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

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年也德衰而復

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州

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

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

幽大王居鄠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行功戰士角難之場也

都關中也秦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沃野千里原隰

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

蠶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梗柁檀柘蔬果

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於澆澤也畎野漸澤成

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也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

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為土膏田田相如鑄鑿株林相如

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音甫奈反埤次耕流種功

淺得深以火燒而布種也既有蓄積院塞四海西被隴

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

而戒之曰汝必死於嶠之巖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函

謂嶢山之關也在藍田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拒守褒

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鴻渭之流

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

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

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礪石

書句奴乘隅下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

筮居羊腸道魚笱門一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

以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士卒易保人不肉

袒關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肇十有二是為贍腴尚

田第一故曰贍腴今流俗比地之民沃者為贍者也劉

效日注案文比當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先據則功殊高祖

關功為諸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行

而最也為政則化上慕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進攻則百寇退

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

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徒以執便

莫能卒危卒音倉假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

也天界更始不能引維維界與也言更始不能慢藏招寇復

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致海內雲擾諸夏滅

微羣龍並戰未知足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鬪于野易

受命者為誰未知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蕪不世

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符也前書

也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

老父等也立號高邑舉旗四麾舉拔首策之臣運籌出奇

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馬異吳漢耿弇

等也虎如羅如豺如螭杜預注在傳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未

燔魚剗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

公咸曰沐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禮大呼山東響動流

也割割也音之充反謂高祖斬蛇也禮

沙要龍淵首鏡鄒音龍淵解見韓稜傳說文鏡鄒大戟也

莫邪劔義與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

此不同也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西

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入於塗炭成兆庶之

疊疊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疊疊勉也易今天下新定矢

石之勤始瘳瘳差也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戩萌之不柔

楊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母

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段即遐也特蜀郡守將史歆

及交趾徵側反盧芳亡入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遺

留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

伐展武乎荒裔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推結左社

鑿鋤之君結音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社矣鑿音

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鑿郭璞注云金銀器之

謂美狄之君長也並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

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司馬

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

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謂左傳曰吾將略取也遠救於已

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

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

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

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

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

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固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

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焉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

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

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

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

而後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

天以武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

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

客以利器不可以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

之溥澆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關京師

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

以勇武稱左將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

謂杜周及延年並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

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

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平書

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

後漢專七十一

主隆

王隆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難

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

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

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

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山師頌

夏恭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

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附擁

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

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勸學凡
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
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

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最追及也日月逾邁

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之過性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

及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在茲弱冠靡所庶立禮記

十曰弱冠言己在弱冠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謂傅也二迹阿

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倚之取平也謂伊尹也

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
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武丁與商伊宗皇士
武丁殷王高宗

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上皇美也言武
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傳說
爰作股肱萬

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
易曰積德載重也
保膺淑懿績脩其

道續續漢之中葉俊又式序秋彼殷宗光此勲緒
中葉謂

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勲功而
用其緒胤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居論議正直

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為孔鄉侯傅
伊余小子穢陋靡

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
毛詩曰誰能

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
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

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

夜庶不懈詩云與于契闊秩秩大猷紀綱庶式

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秩秩

乎大道可以綱紀眾法若不勤勵則農夫不怠越有黍稷

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也考成

秋惰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暇

誰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

疾則多害其力也女彼遵衢則罔所極則不知所終極也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勞也溷亂也

勞於我心兼聽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

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

能有迄所至也言當自勗勉終始如一也毅以顯宗求賢不

後漢專上

專致

十一

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

免喪

免喪終喪

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

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

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

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

千乘貞王仇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

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

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

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

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

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

代為冠族兼得令况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閣訖

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

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

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蒙頓承

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復非臣香所當又奉

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

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瞶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

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

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

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

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

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

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

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

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

爭利馮衍傳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

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

奪爵毅少以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

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

萬拜議郎

李尤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

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

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

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

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

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

書論四篇三輔水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實伯尚又有

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秋孫者其人名珍一名寶南陽與秋者多也

蔡陽人也少好學末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

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

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末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

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

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

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善

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馬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

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末初中舉孝廉為大

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

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

記凡二十篇

王逸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

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一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

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

崔琦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周興三

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姒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姒有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姒旦夕勤勞以盡婦道文王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正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齊桓好樂衛姬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罪幸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叙尤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叙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編自下始以象九月而御則女御八十一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九九月而御則女御八十一

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故曰十五日為一滿也夫晉國

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

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唯專權擅愛顯已蔽人

陵長間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也並后匹嫡左

曰辛伯論周桓公口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義行父

舒弒靈公楚伐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

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官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

親而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

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

向邑也向為詩人是刺德用不懼刺番為司徒及皇父

皇父食采邑也暴辛感婦拒諫自孤名辛以其暴虐故

是都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感婦拒諫自孤名辛以其暴虐故

曰暴辛感婦謂感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蠱蛇其心縱毒不

諫祖伊諫紂不從自孤謂紂獨夫也蠱蛇其心縱毒不

辜字書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煖音芳諸父是殺孕子

是刺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紂之諸父

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剗別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初為

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魅鬼魅杜預注云螭非但耽色

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弊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

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勢而笑後競權柄也易曰旅人先

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薄於德女子行丈夫美於

榮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褒姒斃周幽王嬖

殺也所旦已亡殷趙靈沙立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

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死何愛苑主父憐卓北
面臣誦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
沙立官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充自國起兵公
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允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允
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
人後出者夷宮十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採雀鷩而食
之三月餘死沙咸入豕呂宗以敗解見皇陳后作巫卒
死於外后以武帝陳皇霍欲鳩子身乃懼廢孝宣帝霍皇后
毒太子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
被廢也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
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
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日不常中月盈
有虧履道者固伏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
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風讀梁翼見之呼琦問曰百

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

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

書過之吏劉放曰案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尹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

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史記趙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駘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

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

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

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

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

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不忍也忍猶可亟自逃

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
箴弔論九啓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

口辯曾晝日假卧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弟子私譏之曰

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堅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

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譏出何典記譏者大慙韶

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

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

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文苑傳第七十上

文苑傳第七十下

范曄後漢書八十卷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張升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升少

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倫不可

上與牛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

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謂注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

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仕郡為網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

有受賅者即論殺之三讓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

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斬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

能威震強國及其浸也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

壇齊人鼓譟而起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

過也罷會人使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

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

之田陰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東

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宣

趙宣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壯身長九尺

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

也擯斥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

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有盜

將之絳見既桑之下有母持以遺之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

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

去贖即續也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

記設囊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

乎車軫說文軫車或石運乎手爪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

地彈而怒之橫而下之此今所賴者非直車軫之精脯手

運乎爪也延音必廉反

瓜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

中星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

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

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

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罩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

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殼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中

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殼引弓也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

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

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鳥也雖頑猶識密恩

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

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

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

特不相公樂三王異代不相德政不能救世溷亂當罰豈

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

其凶守不忍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

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

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嫗媯者執撫拍

豪強嫗媯音何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

驕放捷懼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懼懼也急渾然同感孰

温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與實執政之匪
賢女謁掩其視聽方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
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
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信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信
信以迎吹關梁閉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
海之失拖積薪而待燃拖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於上火
未及然而謂之安當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虫妍閃榆
榮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事榮納而見納用榆音榆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
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
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

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

順風激

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

抗儻倚門邊

伊優曲佞媚之貌抗儻高亢倨直之貌也

音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執家多所宜咳唾

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

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

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初元年舉郡上

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

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

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

後漢書七十下

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鄉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

注曰遽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

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

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

陟不得見壹以公鄉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

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尚卧未起壹逕入上

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傳不疑見暴

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乃今方遇而忽然也謂死柰何命也因舉聲哭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入乃起延與語大奇之

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時諸計

更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屨韓詩外傳曰周子

顛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露宿其傍延陟前坐

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文極歡而去執

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

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玉死子

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

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陟乃與素逢共稱

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

侯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

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

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逢懷今日

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故更啓乃

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寧當

慢傲加於所天謂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

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

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徒希慕也旋轉兼道渴於

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

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

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素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

字是君以貴下賤握髮垂接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

之天下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

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

論語曰夫子恂恂然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

善誘人恂恂恭順貌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

不俟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

謂孔丘也論語注云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不尤人

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

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見孟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

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

嗟可去謝也可食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

後漢書卷三下

道壹

六

謝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多壞潰人有四十二
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既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
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素逢使善相者
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
十六篇

劉梁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

寧陽縣故城在今梁

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
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
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

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

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

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

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也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

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

苦以劑其味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

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

同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

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失

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

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謚法亂

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

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

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

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

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

此臺國人罷馬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

申亥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

不誅惠軌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闡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

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放曰注楚靈王子圍察文多一子

字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為害

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人

也嘗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

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帳中而聞酒臭恭王

大怒斬子反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李孫之愛我美

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

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

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也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美亦不如惡石夫石猶生孔子曰智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

而不怨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

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
席新罇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
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構臧紇於季氏滅
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
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蓋善其知義譏其違
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

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
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
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夏書曰念
茲在茲庶事怒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
身也庶衆也言衆事怒已而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
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

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
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
請老晉侯問嗣焉勃鞞以逆文為成勃鞞晉寺人名披
稱解狐其歸也
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袂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蒍將笑
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蒍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
後竟成傳瑕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
之也管蘇以憎忤取
之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傳瑕也而赦
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
義達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
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
焉必速遭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
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

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

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庚桑瑣隸風移碑累瑣碎

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礪礪

之山居三年礪壘大穰礪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

來吾西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吾雖小宰猶有

社稷論語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荀赴期會理文墨豈本

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

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

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

以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

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

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

曰辭人之賦羈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其

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

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湖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

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

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一臨方淮其地使人

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

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

窮

木土之技單珍寶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

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受人

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眇焉百姓

煩焉軍國苦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曰紂為

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於是伍舉知夫陳蔡

師消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

之將生謀也為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

胤兮承聖祖之洪澤胄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

楚辭曰帝高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鬻熊事周

陽之苗裔兮

後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超有商之大彭

兮越隆周之兩虢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

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自克廣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

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

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

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

要荒也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

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姚美也婉

生人之秘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

仇徑肉林登糟立史記紂作糟立酒

楚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

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

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

偃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

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

發美專七十下

歌激楚曲名也淮南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

子曰激楚結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

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往曳華

輕軀以迅赴若孤鶴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

雲於是歡憮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

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

忽飄颻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

聲響自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聲

激發縈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如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

韻音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姬不於是天河

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於是音氣發

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皆應節而雙躍兮此目魚一名

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孤鴻感聲而鳴雄發日暮

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流魚出聽孤鴻感聲而鳴雄發日暮

變已盡羣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

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

來清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

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嬙形便娟以嬋媛兮若

流風之靡草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美儀操之姣麗兮忽

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軍收尊俎徹鼓盤張衡曰

歷七盤而惘焉若醒撫劍而歎醒酒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

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桓將超世而作理

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

虞之士階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蓬蒿草萊之間也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音

乃來爾雅曰髦俊也百揆時叙庶績咸熙諸侯慕義未召同期尚書武王

諸侯不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

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之謙雖齊

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特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爾乃

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尊事

周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

欲辟命之恐不致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

有令史及御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賓客滿

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焉魏志有傳議

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慕

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

曰格人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度無以或加韓詩

鷺子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爾雅文王

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

多士寧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通才聰明賢智鬢亂夙

狐不盡家訓也鬻髮為鬻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

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

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

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

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

近器而已者哉○劉放曰案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

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

牛之鼎以亨雞多計則淡而不可食少計則熬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指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

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亨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

則焦而不熟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

惰邑惰邑憂怪也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羨之和久在煎熬鬱

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

用展陳也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

無理阿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

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

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

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

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

後漢書七十下 酈炎 十四

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與栖遠

趾不步局也窘迫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

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

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通塞苟由已

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

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

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終居天下宰

食此萬鍾祿斛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

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

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詛崇

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詡欲革漢主德改定律

之文帝以詛為長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安得孔

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

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叔繫獄炎病不

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

誄讚以昭其懿德

西人 侯瑾下而不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

為資暮還輒斲柴以讀書難古常以禮自牧易曰卑以自

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

後漢書卷之六

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新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諸

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

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故不

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詩

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遺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

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

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

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

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

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

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俾使也整我

皇綱董此不度董正也古之君子即戒忘身易曰不利即戒

受命之日忘其家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為果

最哉夫子向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鷁公

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天有太一五將一門太一式凡舉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變篇曰
 門生門三將者天目文昌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變篇曰
 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死地
 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可
 深為輕地我得其利彼得其利者為爭地我得其利彼不可
 以來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者為衢地入人之地
 深倍城邑名為重地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為死地疾戰所
 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疾戰
 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人有計策六
 兵矣○劉放曰注有汜地案孫子汜當作地人有計策六
 奇五間陳平凡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神
 紀人君之寶也反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間者為其
 宮入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為詐
 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反報者也
 敵者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反報者也
 而詢謀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案
 於眾謀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案
 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周公大
 作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周公大

聖石碯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碯殺其

寶曰周公上聖即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勿謂時險

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狂道依

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先公高節越可永遵徽藏斯戒

以厲終身道等其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南黃令帝勅

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西北頭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

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

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今瀛州鄭縣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

後漢傳七十下

張爾

十七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
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
世共傳之

禰衡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少有才

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

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

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成問衡曰盍從

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對曰吾馬能從

者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為溫冠將衡曰文

若可惜面弔喪稚長可便監厨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

趙有眼大健啖肉故可監厨也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

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

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交上

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

有能俾乂俾使也又理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上響臻尚書帝堯曰

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陛下敷聖纂承基緒遭遇危運

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尚書叙文王德曰自惟

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禰衡

平原補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茲

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

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計

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字子孺

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譽謂子西

驚得一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

士若賞曰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山不以封君

之弟而以封君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曰直哉

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

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能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

臣之計請必繫單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

羈南越王而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

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

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

於四門四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

門穆穆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

醫帝所甚樂今日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

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

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

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飛兔騶棗絕足奔放良樂

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騾曩古駿馬也高誘臣等區區

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

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

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

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冬年單絞之服文士

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

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綃制作衣一岑年一單

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年鼓角士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

參擿蹀躞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擿蹀躞地來前

擊鼓參擿而去至今有漁陽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

陵音參寫魚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緝反後諸文

入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擿字入於下句

全不成文下天復參擿而去足知參擿二字當相容態有

連而讀參字音為云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其反

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

鼓史何不改装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杜預

傳曰袒近身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年單絞而着

之畢復參擿而去顏色不怍作羞操笑曰本欲辱衡反

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

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

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踈

巾手持三尺梳杖說文曰梳大杖坐大管門以杖筆地大

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管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

後漢傳七下 爾新

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死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也抵衡表憮然爲駭也憮然怪之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

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執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

五百將出也五百猶今之問事解見宦者傳 欲加箠術方大罵祖惠遂令

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

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

辭作斯文抽心呈貌非彫非蔚彫新也易曰君殊狀共體

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未監淫費揚堆曰詩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

費

後漢傳卷第七十下

黃目抄意如志

獨行傳第七十一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譙玄 李業 劉茂 温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忱 張武 陸績

戴封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可常行

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

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

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尚不同

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也或意嚴冬霜而甘心

於小諒戴乾陸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蹈義陵

險死生等節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

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持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

遺指晉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

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滄脫云爾莫善八十一

大司平譙玄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

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灾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

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

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此

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

多橫天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

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

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今陸

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

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

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

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

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

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

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時數有灾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又稽郎官後遷太

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

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

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倍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

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人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持節與太僕任

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

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

縱捨也

變易姓名間竄歸家

問私也

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

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

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

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

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

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

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

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
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
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
在還玄家錢時亦有捷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
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
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
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以
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

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數弩射而薄命者先
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
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
既不得用於
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奔華之死也臨河
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
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
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則胎殺夫則
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
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
而况乎立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
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酤酒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
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
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

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
以藥融警言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
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
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
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冠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
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
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又
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

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
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
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
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
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
以首付使者述怒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
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捷為任末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
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求妻
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
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

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

字子衡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

致養孝行者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

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

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

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

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

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

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

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

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

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

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入比于者也後拜侍中卒官元

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

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上不聽

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

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遂赴

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

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

襲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

襲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

襲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

襲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顯帝

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河

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

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雄等縱

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

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温序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

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

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

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

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

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

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因以節搥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

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

令鬚汗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歛

先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

斛指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

序夢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

之以反舊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

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

季札漢改

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休假也

與脩俱歸道為

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

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

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

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 應劭曰都尉掌佐太守以徵過收吳縣

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

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

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

邗脩因拜曰昔任座劾文侯

解見文苑

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

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

賞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

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

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

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廬放

索廬放字君陽索廬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

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
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
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
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救孟明而用之霸西戎
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
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
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
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

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

冤詔譴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

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

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

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

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典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

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

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

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

杆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卜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疾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共剋

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郗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

伯玄冕垂纓履屨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
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怛然覺寤悲歎泣下具
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
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祖免歸則注
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
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
喪已發引既至曠將窆窆下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
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
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
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
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

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素相
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
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
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
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
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
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
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
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
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

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

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

魏公子間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繫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

抱關解見張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

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

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

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

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

之嵩官至南海太守武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 五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

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

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

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潼

潼乳汁也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音竹用反

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

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

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

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

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濟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恠

王恠字少林

恠音純

廣漢新都人也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

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頃臆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恠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

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地前即言之於縣

縣以歸恠恠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恠入宅舍主人

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恠所由得馬恠真說其狀并及繡

被主人悵然良乂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

致此物恠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

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

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乂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恠悉以被馬還之彥乂不取又厚遺恠恠辭讓而去時彥

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恠休息與俱喪餘金俱存恠

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

蔡亭音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曰仁勝
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間有女子稱
冤之聲恠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
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
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
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傲者也恠曰汝何故
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
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
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傲詰問具服罪即收繫
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

安

張武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掾

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
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
父遺劍至亡處祭醮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
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

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闔字子春建武

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

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
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
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
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
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
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
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
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勲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
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
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

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
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
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目非
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
方劉劭曰案文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謂
舍謂舍所謂傳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
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
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
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

戴封

戴封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年十五謁太

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

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

卒業時同學石放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歛以所齎糧市小

棺送喪到家更歛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

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

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

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

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灾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

那及大司農俱舉封公卓徵陛見對策第一權拜議郎遷

西華令時汝穎有蝗灾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

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年大旱封禱

請無獲乃積新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

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

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

十一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

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

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

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
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
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
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
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
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
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
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
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
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

開欲僻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
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
抵肉於地曰說士猶其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
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日
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
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由是
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
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

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
掩戶自搗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
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
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改吏皆畏懼自
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致苦毒至乃體生蠱蛆因復傳換
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
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
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家乃潛穿井傍以為
窟室書則隱窳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
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

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為羊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
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賈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
官

陳重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

宜春今在江蘇

少與同郡雷義為友

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

十餘通記

記書

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郡署有

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

說文曰重乃

重乃

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
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部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

綯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綯以償之後寧喪
者歸以綯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
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
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
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鄱州鄱陽縣東初為郡功曹
有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
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會理屋
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

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
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
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被髮走
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
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
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後
遂稱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
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義非也高祖承秦灌嬰服使持
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其然乎
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
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冉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

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

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

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

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

城令遷漢陽太守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

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

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

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

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

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

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

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

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

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

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表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拾

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馮兒莫道冉後知郎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

受案敢當作取緣誤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范冉

無改閭里歌之曰既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
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
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丹首自劾退詔書特
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
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
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
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
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水
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日延陵季子葬于其
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斬反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季子堅李

固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
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
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剋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
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
參奏太守成公淳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
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
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銀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車今之銀也張揖字
詔云甫刃也銀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銀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

上彭考彭即因止飲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

掇拾也王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舩下以馬通

丁活反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舩視之就方張

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

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

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吞

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寬毒

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

駭忸行無義忸怩也猶言慣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

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

即解械更與羨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

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華勝上就為主事

趙苞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苞

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

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

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

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

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

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

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
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
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
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殯
歛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郇侯郇今以州縣也音武檢反苞
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
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少為
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

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條音此消反其字從中占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者條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者條常於竈北坐板上如
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
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
或騎驢入市乞食於人或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
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
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擗不應後特徵
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而擗更簡素
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
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

作亂棚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
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棚不欲令國
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
之

諒輔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
有五官掾若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
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
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
隔萬物焦枯百姓嗚咽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

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
至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乾
也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
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成

劉翊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
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
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
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
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

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高之子也

乃為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

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

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柰何翊曰名山

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

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責于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拂之子

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

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

具殯葬釐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為釐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翊舉

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此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

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

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

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乏於路不

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親沒不救

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

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

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

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
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
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
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
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
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
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酬政事欲
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
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絜

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
以果行育德也

獨行傳卷第七十一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legibility due to fading and ink bleed-through. Some characters are clearly visible, such as '育' and '界' in the upper left column.



